

故事一百種

寶林認父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3
:4

417

857.61
149.3



寶林認父

話說唐朝貞觀年間，征伐北番，兵到白良關，關將劉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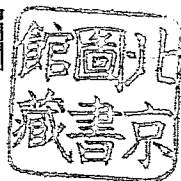
字國貞——出陣，被唐將尉遲恭一鞭

打傷，伏鞍敗回關中，到了衙內，扶進書房坐定，說：「啊唷唷打壞了。把盔甲卸下來，下靠在桌子上。這時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面如鍋底，黑臉濃眉，豹眼關口，大耳鋼牙，額下無鬚，年紀只有二十歲，身長九尺餘，足穿皮靴，打從劉國貞背後走

過，說聲爹爹。那劉方抬起頭來說：「我兒，你來到老父面前做甚

寶林認父

808378





他戰不數合，被他打了一鞭，吐血而回，身上好不疼痛。『寶林大驚道：『爹爹被南朝蠻子傷了一鞭，待孩兒出馬前去，與爹爹報一鞭之仇。』劉方說：『我的兒怎麼說？動也動不得，那個尉遲老麼？』原來他就是劉國貞的兒子劉寶林。他便回說：『爹爹，聞得大唐人馬來攻打白良關，爹爹今日出兵，勝敗若何？』國貞見問，說道：『噯！我兒不要說起，中原尉遲蠻子驍勇，爲父的與

蠻子，厲害非凡，爲父的尙難取勝，何在於你？」寶林說：「爹爹，不妨，從來將門之子，未及十歲，就要與皇家出力，況且孩兒年紀算不得小，正在壯年，不與父親報恨，誰人肯與爹爹出力？」國貞說：「我兒雖然如此，只是你年輕力小，骨膚還嫩，鎗法未精，那尉遲蠻子，年紀雖老，鎗法精通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對手。」寶林道：「不瞞爹爹說，孩兒逐日在花園中，操演鎗法鞭法，件件皆精，那怕尉遲蠻子，一定要還他一鞭之仇，今日就要出馬。」說罷，就去頂盔貫甲，拿一條鐵鋼鞭，騎一匹烏雕馬，手執烏金鎗，說：「爹爹孩兒前去上陣。」劉方道：「我兒慢走，須要小心，待爲父的到關上與你掠陣。」帶馬來，國貞跨上馬，軍士一同來到關上說：「我兒不可莽撞，聽爲父的鳴金就退。」寶林應聲道：「是，爹爹不妨。」

『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一馬衝到唐營，喝聲：『快報與尉遲蠻子知道，今有小將軍在此，要報方纔一鞭之恨，叫他早早出來會我。』』

這一聲叫，有軍士報與唐朝元帥得知，說道：『啓上元帥，營外有北番一個小番兒，坐名要尉遲爺出去，要報方纔一鞭之恨，開言辱罵，請元帥定奪。』元帥說道：『諸位將軍，方纔尉遲將軍打敗番將，如今又有這小番兒討戰，誰敢出去會他。』閃出程咬金說道：『待小將出去會他一會。』元帥尚未出令，傍邊又閃出尉遲恭來，叫聲：『元帥，既是這小番兒，坐名要某家去會戰，仍待某家出去會他。』元帥說：『將軍出去，須要小心。』尉遲恭說：『不妨。』軍士們帶馬抬鎗。程咬金道：『我與你掠陣，看你勝得他。』

麼？』尉遲恭跨上了馬，手提了鎗，放炮一聲，冲出營門。程咬金來



住了，叫聲：『來的就是尉遲蠻子麼？』應道：『是也，你這小番兒，

既知我老將軍大名，何苦出關送死？」劉寶林聽說：「啊呀，我想你這蠻子，怎麼把我爹爹打了一鞭，所以我小將軍出關，要報一鞭之恨，不把你挑一鎗，刺得你前心後透，誓不爲人。」尉遲恭呵呵冷笑說道：「方纔劉國貞被我打得抱鞍吐血，幾乎喪命，何況你這小小番兒，想是你活得不耐煩了。」寶林說：「蠻子不必多言，看傢伙。」劈面一鎗過來。尉遲恭啞一聲，架住了鎗說：「你留個名兒，好挑你下馬。」寶林說：「你要問我名字麼？」方纔打壞老將，就是俺小將軍的父親，我叫劉寶林，可知道小爺爺本事厲害，你可下馬受死，免我動手。」尉遲恭大怒，拍馬衝來，劈面一鎗。寶林不慌不忙，把烏金鎗一連幾鎗，尉遲恭都架在傍邊。這一場大戰，鎗架鎗，馬交馬，老少兩個英雄，戰到五十回合，馬交到二十

個照面，直殺箇平手，還不肯住；又戰了幾個回合，只見日已西沈，寶林大叫一聲：『啊！果然好不厲害的老蠻子。』尉遲恭說：『小番兒，你有本事再放出來。』寶林也說：『呔！那個怕你，有本事大家放下鎗，鞭對鞭，分個高下。』尉遲恭冷笑道：『你這小番兒，也會使鞭，難道某家怕了你麼？』就放下鎗，寶林也放下鎗，兩邊軍士，各自接過了鎗。二人腰裏取那鐵鋼鞭拿在手，兩條鞭是一樣。寶林叫聲：『那個走的，不足爲奇，看小爺爺的鞭罷。』打將下來；尉遲恭急架相迎，這一鞭叫『烏雲蓋頂實堪誇』；那一鞭叫做『黑虎偷星真難擋』。兩下鞭來鞭架，鞭去鞭迎，真殺得殺氣騰騰，不分南北，征雲藹藹，莫辨東西，天地生愁，日月無光。二人又戰了十餘個回合，已殺到黃昏時候，不分勝敗。關上劉國貞看見

天色已晚，不見輸贏，就吩咐鳴金。寶林把鞭架住說道：『老蠻子，本待要取你首級，奈我父親鳴金，造化了，你，留你活了一夜，明日取你性命罷！』尉遲恭也叫聲：『小番兒，你家老不死的，道你今夜死了，故而鳴金也罷，明日取你命罷！』兩騎馬一個進關，一個進營。

尉遲恭來見元帥說：『方纔出戰的小番兒，果然厲害，與某家只殺得平手，難以取勝。』元帥說：『方纔本師聞報，尉遲將軍與小番兒戰個敵手，不道北番原有這樣能人。』尉遲恭說：『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級。』不表唐營之事，再講那劉寶林進關，說：『爹爹，尉遲蠻子果然厲害，不能取勝，明日孩兒出馬，定要傷他性命。』劉方說道：『我兒，今日出兵辛苦了，爲父的雖做總

兵，到沒有你這本事，與老蠻子戰到百十餘合，虧你好長力。」寶林說：「爹爹，所以英雄之名，出於少年，如今爹爹年邁了，自然戰不過這蠻子了。」父子一路講論，到了衙門下馬，卸去盔甲，來到書房。國貞說：「我兒，你辛苦了，到你母親內房去罷，明日再與那蠻子相殺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是。」來到內房，只聽那些番女說：「夫人且免愁煩，公子進來了。」

寶林走近前來，只見夫人，坐在榻上，眼睛哭得通紅，在那裏下淚。便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日日在房中，見你憂愁不快，今日又在下淚，不知有甚事情？」孩兒今日到要問個明白。」夫人道：「啊呀！我的兒呀！做娘的，要問你今日出兵，與唐將那一個交戰？快快說與做娘的知道。」寶林道：「母親，兒孩出陣，那中原來的一個尉

遲老蠻子，十分驍勇，爹爹出戰，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，所以孩兒不忍，出馬前去，要與爹爹報仇。誰想尉遲蠻子，孩兒與他戰到百十餘合，只殺得個平手，不得取勝，少不得孩兒，明日要取他的命。』夫人聽說大驚道：『我兒那中原尉遲蠻子，可通名與你叫什麼名字？』寶林道：『母親，他叫尉遲恭。』那夫人聽了「尉遲恭」三字，不覺眼中淚珠，更如雨下，滾個不住。寶林一見，好似「黑漆皮燈籠，冬瓜撞木鐘。」連忙急問道：『母親究竟爲着何事，可與孩兒說明，任有千難萬難事，有孩兒在此去做。』夫人看丫鬟在此，說道：『到你外邊去，看老爺進來，報我知道。』丫鬟應聲走出。夫人就帶淚說道：『啊兒呀！你雖有此言，只怕未必做得來，做娘的爲了你，有二十年冤屈之事，誰人知道；到今朝兒孩長大，

成人，不思當場認父，報母之仇，反與仇人出力。』寶林連忙跪倒，叫聲：『母親，說話不明，猶如昏鏡，此冤屈從何說起。孩兒心內不明，乞母親快快說與孩兒知道。』夫人道：『兒啊，做娘的今日與你說明，報仇不報仇由你，做娘的如今就死黃泉，也是明白的。』寶林道：『母親到底怎麼樣？』夫人道：『我兒，今日對敵的尉遲恭原是你父親劉國貞却是做娘的仇人，你不知麼？』寶林大驚道：『母親，孩兒不信，乞母親細細說明此事。』夫人道：『你不信，這也怪你不得，方纔這鞭，你快拿過來，就可明白。』寶林拿過鞭來。夫人道：『我兒，這一條鞭，名曰雌鞭，你可見那嫡父手中，乃是一條雄鞭。還有四個字，嵌在柄上，你也不當心去，看他一看，自己名字可姓劉麼？』寶林把鞭輪轉一看，果然在上面刻着「尉遲

寶林「四個細字。不覺叫聲道：『啊呀母親，看這鞭上，姓名實不姓劉，反與中原尉遲恭同姓，母親又是這等講，不知其中委曲之事，到底是怎麼樣的？』」

夫人道：『我兒，說來真正可惱可恨！做娘的當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縣中，做了四五年的夫妻，打鐵爲活。那一年，唐王招兵，你父往太原投軍，做娘再四阻擋，你父不聽：我身懷六甲，有你在腹，要你父親留個憑信，日後好父子相認。你父親說：『我有雌雄鞭兩條：一條有敬德兩字在上，自爲兵器，乃是雄鞭；一條有寶林兩字在上，乃是雌鞭，就交與你，倘得生男，便取名尉遲寶林，日後長大成人，叫他拿此鞭來認父。』不想你父親一去，投軍數載，杳無音信，却被這奸賊劉國貞搶擄做娘的到番邦來。那時我要

尋死路，因你尚在母懷，深恐絕了尉遲家後代，所以做娘的，只得含忍到今，專等你父前來，平定北番，待你父子團圓，我就死了也安心的了。」寶林聽罷，不覺大叫一聲，道：「如此說起來，今日與孩兒大戰之人，乃我嫡父也，啊唷！尉遲寶林啊，你怎當面不認父親，反與仇人出力，罷罷罷！待孩兒先到書房斬了這賊，明日再去認父便了。」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寶劍，提在手中，便欲出房。夫人連忙阻住，說道：「我兒不可造次。」寶林說：「爲什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那劉國貞在書房中，心腹伴黨甚多，你若仗劍前去，偷事不成，被他拿住，我與你母子的性命，反難保了。如今做娘的，有一個計較在此：你只做不知，明日出關交戰，與你父親當場說明，叫他會合營中諸將，你詐敗進關，砍斷吊橋索子，引進唐兵，諸將殺到衙

內，共擒賊子。一來與母報仇，二來你父子可以團圓，三來征伐北番，你父子得了頭功，豈不爲美？」寶林聽了，只得忍耐一夜。

到了天明，尉遲寶林道：「母親孩兒就此出去，引父親進關，同殺惡賊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兒須要小心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連忙頂盔貫甲，懸鞭出房。來到書房，國貞看見，叫聲：「我兒，你昨日與大唐蠻子大戰辛苦，靜養一天，明日出兵罷。」那劉寶林不見那劉方到也走過了，因見他開口，問了一聲，不覺冒火大怒，恨不得就把他一刀劈爲兩段，只得且耐定性子，隨口應聲不妨。出了書房，吩咐帶馬抬鎗，小番答道：「齊備了。」寶林上馬，竟是出去。國貞看寶林自去，因自己打傷，要調養，吩咐小番把都兒當心掠陣，「倘小將軍有些力怯，你就鳴金收軍。」把都兒一應得令。再

表尉遲寶林來到關前，吩咐把都兒放炮開關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放下吊橋，一馬當先，衝出營前，大叫快報與尉遲蠻子，叫他早早兒出來會俺。」

軍士報進唐營，尉遲恭立刻出來，跨上雕鞍，提鎗懸鞭，衝出營門，兩邊戰鼓震動，大喝道：「小番兒，你還不服某老將軍手段麼？管教你命在旦夕。」寶林心中一想，把金槍一起，喝聲：「老蠻子，不必多言，照鎗罷。」兜面便刺。尉遲恭急架相迎，兩人戰到六七合，幾個照面，寶林把金鎗虛幌一鎗，叫聲：「老蠻子，果然鎗法厲害，小爺爺讓你。」撥坐馬落荒而走。尉遲恭心中大喜，大叫道：「往那裏走？老爺來取的命了。」把馬一催，就豁喇喇追上去。寶林假敗下來，往山凹裏就走，回頭不見了白良關，把馬帶轉。尉遲

恭到了面前，喝聲：『還不下馬受死。』插的一鎗，直到面前。寶林



把烏金鎗，喀喂一聲響迎住，叫聲：『爹爹休得發鎗，孩兒在這裏。』連忙跳下雕鞍，跪拜於地。尉遲恭見他口叫爹爹，下馬跪拜，倒收住了鎗，說：『小番兒你不必這等懼怕。只要獻關投順，就免你一死。』寶林道：『爹爹，孩兒當真在此相認父親。』尉遲恭道：『豈有此理？你認錯了，某家

在中原，爲國家大臣，那裏有什麼兒子，在於北番外邦？沒有的！沒有的！寶林道：『爹爹，你可記得二十年前，在朔州麻衣縣投軍，與母親分離，孩兒還在腹中。一去之後，並無音信，到今二十餘年，纔得長成，相認父親。難道爹爹就忘記了麼？』

尉遲恭一聽此言，猶如夢中驚醒，不覺兩淚交流道：『……那年離別之後，我妻身懷六甲，叫我留信物一件，作爲日後相認之物，現在你並無信物，未可深信，一定認錯了。』寶林道：『怎麼沒有信物？』手拿起一條水鐵鋼鞭，提與尉遲恭，說道：『爹爹，你還認得此鞭麼？』尉遲恭把鞭接在手中，仔細一看鞭上刻着「尉遲寶林」四字。認得是自己親造，不覺說道：『果然是我的孩兒。』那時便滾鞍下馬，道：『爲父今日得見孩兒之面，真乃萬幸。』

我與你母親分別以後，也受許多苦楚。後蒙主上封官，差人到麻衣縣接你母親，並無下落。又差人四處察訪，音信全無。豈知孩兒反在北番，因何到此？你母親何在？」寶林道：「爹爹，我母親自從與你離別之後，在家苦守，不想被這番奴劉國貞賊子擄到北番，屢次強逼，我母親欲要全節而亡，因有孩兒在腹，恐絕了後嗣，所以毀容阻撓，堅心苦守孩兒長大；直到今朝叫我來認父親。」尉遲恭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爲今之計，怎生得見夫人？」寶林道：「爹爹，母親曾對我講過，叫爹爹假敗進營，再會合諸將，上馬提兵，與孩兒交戰，待孩兒假敗，砍斷吊橋索子，衝殺進關，共擒賊子，就好相見，得了白良關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此計甚妙！我兒快快上馬。」於是父子提鎗，跨上雕鞍，衝出山凹，叫聲：「小番兒，果然厲

害，某今走矣，休趕休趕。」一馬奔至營前。寶林收住絲韁，假作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只道你長久不敗，誰知也有今日，快叫能事的出來會我。」

此話少表，單講尉遲恭下馬，走下軍中，來見元帥，說：「白良關已得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未能取勝，白良關怎麼得來？」尉遲恭道：「北番這位小將，乃是某家嫡子，所以今日假敗，到落荒相認，父子團圓；我妻現在關中，叫孩兒對某講，會合諸將，上馬提兵殺出營門；等我孩兒假敗下去，砍斷吊橋，搶進關中，共擒守將，豈不是白良關唾手而得麼？」衆人聞言大喜。元帥道：「果然有這等事，你子因何落於北番？」尉遲恭就把麻衣縣夫妻分別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元帥方纔明白，卽發令箭數枝，令：「諸將上馬領兵

搶關擒北番之將，須要小心，不得違令。」衆將應聲：「是。」當有馬段殷劉程五將，上馬提兵，出營門觀望。尉遲恭衝出營門，大叫道：「小番兒，某家來取你命。」拍馬上前，直取寶林。寶林急架相迎，父子假戰了幾回。寶林便走，尉遲恭叫聲：「那裏走？」回頭又道：「諸位將軍快些搶關。」那五將與大小三軍趕至橋邊來。

寶林過得吊橋，有小番高扯吊橋，忙發狼牙，却被寶林砍斷。索子吊橋墜落。衆小番大驚說道：「公子怎麼反將吊橋索子砍斷？」寶林喝聲道：「誰敢多言？那個是你們公子？看錯。」連挑幾個。小番喊道：「公子反了。」一哄進關。諸將過了吊橋，寶林道：「爹爹，這裏來。」六將殺進關中。那關中番官們多頂盔貫甲，上馬提刀，上來抵敵。尉遲恭父子兩人，兩條鎗，好了不得，來一個，刺一

個，來一雙刺一雙；程咬金手執大斧說：『狗番奴！』罵一句，殺一個，罵兩句，殺一雙；殷劉馬段叫聲『呔！』提起大砍刀，殺人如切瓜，直殺制總兵衙門。劉國貞一聽此報，着了忙，說：『壞了，壞了，』上了馬，與家將出來，只見前面尉遲寶林，引路直衝上來。劉國貞把鎗一起，直刺過去。寶林把鎗噙噙一響，架住在傍邊，打馬交鋒過來。國貞正衝到尉遲恭面前，尉遲恭把鞭拿在手中，說聲：『去罷！』當胸一鞭。國貞叫得一聲：『呵呀！』一口鮮血噴出，坐不住馬鞍，跌下馬來，軍士上前捉住，縛將起來，其餘小番們，以及家將等，算他們悔氣，一刀三個的，一鎗四五個的，有識時務的，口叫：『走呵走呵！』多望金靈川逃去，殺得關內無人。

尉遲父子進了衙門，滾鞍下馬，說：『孩兒快去請你母親出

來相見。』寶林奉了父命，來到房中，只見夫人珠淚滾滾，猶如雨下。寶林忙叫：『母親，如今不必悲淚，爹爹現在外面，快快出去。』夫人道：『我兒當日你父曾叫我撫養孩兒成人，以接後代，到如今朝父子團圓，雖是節操能全，我只恨劉國貞謗毀我名，今可擒住麼？』寶林道：『母親，已經綁在外面了。』『既如此，我兒與我先拿他進來，然後與你爹爹相見。』寶林便走出外面，拿進劉國貞。劉國貞嘆聲道：『罷了罷了！養虎傷身。』夫人一見，大罵：『賊子，你謗毀我節操聲名，妄稱爲妻，使北番軍民，誤認我爲不義，怎知我含忿難明，因身懷此子，不忍負我夫重託，所以偷生在此，今幸父子團圓，我完節之願畢矣。』卽叫：『我兒，快將這賊砍了。』寶林提起一劍，把劉方殺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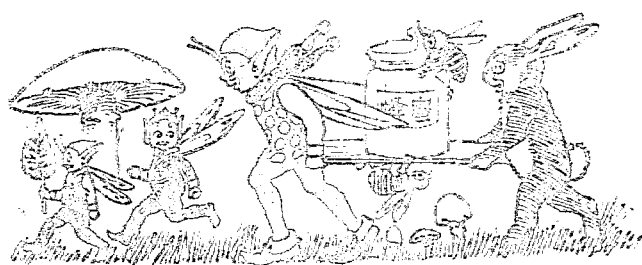
夫人道：『我兒，你往外面喚你父親到裏面來。』寶林奉命，



就將屍骸埋葬。這時大隊人馬，已進白良關，將關中糧草，盤查

寶林認父

收藏，當夜設宴，與尉遲恭賀喜。



67
3
7

